社會理論學報 第二十一卷第二期（2018）：379–401

把歷史學帶進來：歷史社會學的跨學科想象與策略[1]

孫宇凡
臺灣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摘要 歷史社會學在社會學中的學科位置及其正當性仍是個具有爭議的問題。本文從歷史社會學的跨學科想像出發，梳理出以分支領域型和學科本質型為代表的兩種流派。前者在方法論上向主流社會學靠攏，認為歷史社會學只是社會學的分支，歷史學家無法是社會學家，而後者則從歷史質性的角度認為歷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學科本質，致力於推動主流社會學轉型，認為社會學家要成為歷史學家。這兩派雖有分殊，但都存在“學科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孤島隔絕化”吊詭並存的跨學科想像癥結。相較於過於理想化地將社會學與歷史學二者合一（即第三種流派），本文提出第四種主張：建立“迂回歷史學、進入社會學”的理論研究綱領式對話。

一 導言：跨越學科邊界的“想像的歷史社會學共同體”

雖然美國[2] 的“反歷史社會學”在20世紀40年代達到了全盛時期[3]，但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十年後便寫下了《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嚴厲批評了當時不講究歷史的脈絡性的“宏大理論”和“抽象的經驗主義”，提出“把歷史帶回來”[4] 的主張[5]，預示了歷史社會學的興起。確實，1960年代，歷史取向和文化取向、女性主義和批判取向形成社會學的四股逆流，逐漸在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宏大理論”和“抽象的經驗主義”的主流包圍中建立了自己的學科位置[6]。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歷史社會學在80年代便進入了柯林斯所說的“黃金時代”[7]。一批具有代表性、學科影響的歷史社會學家及其著作問世（例如蒂利、斯考切波等），研究範圍也往回追溯數世紀和主要地區。正在歷史社會學努力證明自己的歷史視野和學科貢獻時，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學科內部方法論論戰，把歷史社會學“驅趕到”社會學學科主流的對立面[8]。1996年，卡爾·霍恩便寫下來了定論之言：“歷史社會學被馴服了（domestication）”[9]。隨著世代更替，新一代的歷史社會學家在2005年又集體發表宣言以自證身份，但不僅沒有帶來歷史社會學和主流的新一輪交鋒，反而帶來了歷史社會學內部老一代和新一代間的學科定位與特色的爭論[10]。

歷經六十載，歷史社會學家們似乎對歷史社會學的定位仍無共識。

究竟為什麼歷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如此的波折？歷史社會學如何處理自己和社會學主流的關係？歷史社會學內部究竟有何分化？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實踐工作、學科位置與學術認同？他們認定的歷史社會學的“主題素材”（subject matter）到底是什麼？

歸結起來，這些學科分野與學科任務的認定問題都涉及到歷史社會學家們在學術書寫時的“自我意識”[11]。本文將指出歷史社會學在“把歷史帶進來”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把歷史學帶進來或排出去”的問題，因為當他們面前來自於社會學學科主流的批評時，不得不要處理歷史社會學在歷史學和社會學間的關係：如果屬於歷史學，那麼還是社會學嗎？如果只屬於社會學，那麼還可以屬於歷史學嗎？可以既屬於歷史學又屬於社會學？如果都屬於，那麼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關係又是什麼樣的？這樣的“想像的學術共同體”的自我意識問題，實則關係到跨學科分析視角。因此，本文採取這一取向進入紛亂滄桑的歷史社會學史。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本文將依次從三個方面開展分析：

第一，我將整理歷史社會學自我意識的三種類型。首先是分支領域型（subfield）：認為歷史社會學只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服從學科主流的方法論，認為歷史學家不能作為社會學家；其次是學科本質型（disciplinary essence）：認為歷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學科本質，致力於社會學轉型，指出社會學家也要成為歷史學家。最後是二者合一（unity）型[12]，認為有必要取消歷史學和社會學學科邊界，將二者合併成一個學科。

第二，我將指出前兩個類型的共同假設上的問題和挑戰：學科的大國沙文主義（discipline-based great power chauvinism）[13] 和孤島隔絕化（ghettoization）[14] 的吊詭共存；指出第三種類型在論證上存在的不可行性。

第三，為克服上述的弊端，促進歷史社會學發展，我將從“什麼—問題”（what-question），“在哪—問題”（where-question）和“如何—問題”（how-question）三個方面提出與詳述作為補充與診療的第四種方案：迂回—進入（detouring-accessing），即迂回歷史學社群吸收已有成果後再帶到社會學社群中開展新的對話。

二　類型一：歷史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的分支領域

認同歷史社會學是歷史社會學的分支領域的學者往往認為該系的力迫分析（forcing analysis），可以在時間上可逆地“試煉”（trial）不同的分析方案，並在過去與現在隔離的情況下只將過去作為分析的新資料，從而得出自己是順從社會學學科主流，無法接受社會學家也作為歷史學家。

此類歷史社會學將歷史現象、事件、過程分拆成一個個零件，然後根據社會學知識庫存中理論範疇加以收編，形成一個個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變數，諸如社會經濟地位等。在此基礎上，學者只需觀察固定不變的（fixed）諸個變數範疇之間如同彈球相撞般過程[15]。由於此類歷史社會學能夠將不同的歷史真實情況化約為相互獨立且對等的事體，所以在力迫分析的學者眼中是“範疇”或“變數”在變而非歷史在改變[16]，也因而能夠從事“試煉”的工作：將不同的因素之間進行求異或求同分析，得出最後事件、現象或過程（如革命）發生的可概化的、普遍的原因，例如斯考切波從軍事等變數對革命的比較研究[17]。因此，這種力迫分析來自于研究者的介入分析時對歷史進程加以變數範疇化形成的試煉效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社會學與抽樣調查的統計分析遵循了同樣的分析邏輯，因而儘管該系學者無法像從事人口普查式學者那樣，對當前此刻研究對象從事問卷髮放與回收一樣的調查工作，但是歷史分析卻使得“過去”構成了相較“現在”的新資料[18]。

這樣的方法、時間與資料類型的考慮，使得他們得以立足於社會學的主流學科位置，使其要與歷史學區分出來。具體地講，這一脈的歷史社會學家仍是以“老套路”來看待歷史學，將之視作“只會搜集資料的螞蟻型經驗主義者”，而即使承認歷史學已經向社會科學學習，也至多只是將之視作“借用者”而非理論的生產者，更是無法建立普遍理論[19]。

在此基礎上[20]，歷史社會學又迴響了20世紀初關於法則知識（nomothetic knowledge）和個殊知識（idiographic knowledge）之間的爭論，認定社會學屬於前者、歷史學屬於後者的關係，並得出結論：歷史社會學只能是社會學的、不能是歷史學的，而歷史學更不能等同於社會學[2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三　類型二：歷史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的學科本質

與分支領欄位型別不同，認同學科本質型的學者則會認為前一類型只會導致歷史社會學被社會學主流“馴服”，而他們則要推動社會學主流的轉型[22]。在此論調下，他們認為歷史社會學其實是“歷史化了的社會學”(historicized sociology)，因為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共用“歷史性”(historicity)，能夠重新理解一般的社會學的議題與論域[23]。

例如蒂利改由從歷史取向分析社會學主流的地位獲得與不平等研究，認為族群、性別等範疇間的不平等的歷史進程是由“精英階層的剝削、非精英的機會累積、競爭模仿與最終適應”四個機制在歷史的偶連性交匯作用而形成的[24]。這樣的分析正是反映了學科本質型學者從事形塑分析(formation analysis)的特點：反對以固定不變的範疇或變數看待真實的、不可逆轉或不可試煉的歷史進程，強調在滄桑變化中從過去走向現在的歷史質性[25]。

形塑分析正是回應了米爾斯[26]的“社會學想像力”中將歷史維度與個人、社會並列的做法，認為社會學分析不能脫離和超越歷史，因而“所有的社會學都應當叫‘歷史社會學’”。由此，這一系學者認為，僅以方法劃分和認同來馴服歷史社會學，不僅具有誤導性，也束縛了歷史思考向社會學中更廣泛範圍的滲透與傳播[27]。

不過，當他們企圖以這樣的方式理解“歷史社會學是什麼”的時候，又會認識到自己一方面被主流社會學或被馴服的歷史社會學攻擊其不夠“科學”，另一方面又被歷史學批評不夠挖掘“一手檔案”而在歷史質性大打折扣[28]。

為此，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打破將一手檔案的使用水平視作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分界的指標[29]，發出“向檔案進軍”(Go to the archives)的號召，使得歷史社會學家逐漸被要求“像對歷史學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家的期望得那樣，做高品質、原創的、檔案式的一手資源研究，同樣又不喪失社會學式的概化（generalization）”[30]。據統計分析顯示，雖然歷史社會學作品普遍混合地使用一、二手檔案，但確實在2005年以來，美國社會學學會的歷史社會學分會獲獎作品中對一手檔案引用頻數已然增加[31]。

這兩種歷史社會學自我意識的比較見下表。

表1：歷史社會學的跨學科想像之分支領域型與學科本質型

比較項	比較項	分支領域型	學科本質型
後設立場	方法特徵	力迫分析	形塑分析
	時間關係	試煉可逆	不可逆性
↓	↓	↓	↓
歷史理解	過去與現在的關係	隔斷	連接
	過去/現在的方法作用	過去作為新資料	均要歷史化
↓	↓	↓	↓
學科認同	與主流社會學的關係	服從或“被馴服”	推動轉型
	與歷史學（家）的關係	歷史學家無法作為社會學家	社會學家也成為歷史學家

四　對第一、二種類型的共同反思：學科沙文主義與孤島隔絕化的吊詭式並存

上述兩種類型存在共同的跨學科性問題：學科沙文主義與孤島隔絕化的吊詭式並存。具體來說，這兩個特徵都是直接忽視或不去實際瞭解其交流學科（即歷史學）的具體發展，但前者重在以本學科為中心本位，強調此學科對彼學科間的關係（如排除與區分），後者是重在滿足本學科內部的交流與發展，強調此學科內部的關係。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斯坦梅茨一針見血地指出歷史社會學的自我中心本位所隱含的這兩個弊端：

> 我們的學科[社會學]好像是相信馬克斯·韋伯發明了歷史，並且直至20世紀60年代社會學家才又對歷史感興趣之前，歷史都是消失的。事實上，比較歷史社會科學出自於歷史學，並且大部分經典作品也是歷史學家所作的[32]。

換句話，一旦走向這種“學科的大國沙文主義”，便會停下對其它學科瞭解與吸收的意願，逐漸只滿足於自己範圍內的學術生產與交流，進一步走向“孤島隔絕化”。正如庫瑪總結那樣，歷史社會學家基於“他們希望做歷史要比歷史學家做得更好”的念頭，反而導致了歷史社會學更加“隔絕化”(ghettoization)，其學術交流对象已是其他歷史社會學家而非歷史學家，無需再考慮到歷史學家作品，以致在具體研究“革命”的主題時也已習於引用斯考切波、戈德斯通等歷史社會學家，而非以歷史學家著稱的約翰·達恩 (John Dunn) 等人的作品[33]。

當然，即使是堅持學科本質觀的歷史社會學家宣導向歷史學家的身份轉變，但也只是停留在一手檔案使用方面而已，並非正視歷史學家作為理論上的對手與合作對象[34]。正如新生代歷史社會學家在解釋自身使命的時候時所說——“在歷史中尋找形式”(finding form in history)、將跨案例的範疇建構及其操作化作為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區分、作為“社會學承諾”[35]。其背後的假設是：因自身的“歷史化了”(historicized) 主張而放鬆了法則知識與個殊知識分界，卻也同樣地直接從社會學本位出發，而不對理論—資料劃分放手，沒能更實際地理解歷史學的多種可能，例如已經理論化的社會科學史學，遠如以上兩種類型想像得那麼僵化。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麥克唐納指出，早在1954–1963年間便由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掀起的歷史學從向社會科學理論借用到將理論反補回去的討論，並批評李普塞特等人關於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理論—資料劃分、斯考切波忽視歷史學進展的問題，甚至直接提出“為什麼社會學家是如此地再生產歷史學實踐的‘僵化’圖景”之疑問[36]。更不用提，1974年便成立的社會科學史學協會（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對於歷史學走出敘事分析，吸收社會科學成果的重要影響[37]。而據蘇維爾回憶，美國歷史學在20世紀60年以來的社會史及隨後的文化史轉向，都是受到社會學的方法（如量化分析）或理論（如格爾茨）的影響[38]。

那麼，如果還要堅持學科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孤島隔絕化，最後可能會產生“重複發明車輪”的不利後果[39]。從跨學科的角度來看，在遮蓋、不去引用與分析歷史學已有的同議題研究的時候，便難以判斷歷史社會學成果的真正價值，從而可能只是做重複的工作。

五　第三種類型？理想大於實際的“二者合一”

儘管這一脈與第二種自我意識有相似之處，但區分在於它的直接參考框架不僅是社會學的內部劃分，而更是歷史學—社會學的跨學科關係。在此基礎上，有關學者進一步指出兩個學科在後設意義上共同綱領，將之合併為同一單元。

艾布拉姆斯較早地提出了這樣主張：

> 將歷史學與社會學看作是一個整體，並重建為歷史社會學可能更為有益。……。[因為]這兩個學科做同樣的事情、採取同樣的解釋邏輯，……。其核心也是共同的項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目。……都是要去解人類的能動性、社會的結構動作（social structuring）之過程的謎團[40]。

不同于艾布拉姆斯指出理論上“共同的專案”，霍爾是以“共用的諸策略”（shared strategies）——以“價值—敘事—社會理論—解釋”作為話語形式的秩序安排（ordering form of discourse）為基礎，用“社會歷史探究”（sociohistorical inquiry）的名稱表明要拋棄了劃定學科邊界的做法，進而只標定了歷史學式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社會學式歷史學（sociological history）兩種“探究取向”而非學科劃分，並建立了列聯表式分類學[41]。

斯坦梅茨的處理方法與艾布拉姆斯的理論取向、霍爾的策略取向均不同：他以類似於歷史回顧的辦法，梳理出魏瑪德國時期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所說的“Geschichts-Soziologie”（history-sociology or historical sociology）——去除社會學與歷史學兩個學科邊界以形成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或“帶連字型大小的社會學”（hyphenated sociology），由此主張將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劃分視作“災難的”[42]。

按他所說，當時的德國社會學受到德國新歷史主義影響甚重，已然拒絕了目的論式、進化論式的歷史觀以及普遍法則解釋觀，形成了由偶連性、集體的人類能動性所構成的社會變遷觀[43]。同時，在外部環境上，德國社會學也通過以詮釋風格與法國的實證傳統形成區分、向歷史學家延聘社會學教席、借助德國社會學會與政治傾向力量，形成了社會學面向歷史學的開放性[44]。

第三種自我意識的理論、策略與歷史三種具體取向各有不足：

首先，艾布拉姆斯合併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學科，是為了以歷史的方法解決社會學家所面對的理論問題—能動性與結構爭論，因而才會發出與基質觀學者同樣聲稱：“社會學作為歷史學”（sociology as history）——其歷史學印象當然也便是按需所見，未按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歷史學實際加以論證。換句話說，艾布拉姆斯的論證邏輯是：社會學是歷史社會學（先接受本質觀），所以社會學是歷史學（再邁進二者合一觀）。

對此，戴蒙德甚至不客氣地評論，艾布拉姆斯沒有給出歷史社會學的清晰定義、其理論主張（“社會結構作為時間中的過程”）以及社會學與歷史學的整合方案都只是作為結論卻缺乏關於“怎麼做”(How) 的論證[45]。歷史學家彼得·伯克在批評時更是道出了歷史學視角的反視：歷史學已滿是諸種“形容詞的歷史學”(adjectival history)，如城市史、經濟史等等，那麼學科的二合一究竟還能怎樣開展呢[46]？

確實，以上三種自我意識中對兩種學科的“劃分”，其實都是假定了能夠完整且單一地掌握歷史學與社會學，但顯然這種做法既不符合學科實際，也高估了學者能夠掌握學科能力的範圍[47]。難怪斯坦梅茨提出警告：要區分跨學科論述中應然與實然分離的狀態！[48]

其次，霍爾的策略取向合併方案是建立於假設：“所有的歷史學都必須或明或暗地是‘社會學的’，所有的社會學（即使是形式理論），也必須將歷史性作為納入為其中的一個維度，才能夠是恰當的。”[49] 但是，這樣的假設何以可能，也正是需要論證的內容。

同時，霍爾梳理出來的兩種探究取向（歷史學式社會學、社會學式歷史學），只是重置了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學科位置，並沒有直正地取消學科邊界，算不上“二者合一”。更要緊的是，其中安置了8種分類雖各得其位元，但由於過於靜態，以致無法理解如何跨越種類（例如從歷史學式社會學的子項到社會學式歷史學的子項）的內部溝通與運作。因此，該跨學科方案分類學看似周密，其實不僅是基於值得論證的假設，而且沒有達到真正的跨學科溝通目的。[50]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最後，斯坦梅茨的歷史取向合併方案只將“學科”改為“場域”（field）來挖掘與識別德國社會學學科變動情況。其中，他將宏觀社會危機等“外於科學的變遷”（extra-scientific changes）作為主動影響因素，將“內於科學的過程”（intra-scientific process）（例如歷史學與社會學間的關係）作為被動因素，因此焦點在於前者而非後者，沒有對魏瑪時期德國“歷史學—社會學”所指為何、內部理路怎樣投入精力分析。同時，即使從他對“外於科學的變遷”過程的分析來看，也只是以“社會學”這個學術社群為觀測點，而非歷史學或者兼顧兩個學術社群，僅僅考察其中歷史學成分的增減罷了。

由此可知，意在將歷史學與社會學二者合一之途還沒有明確的可行方案。他們要麼以結論代替論證，要麼重制度環境的外在邏輯而非學術演進的內在邏輯。因此，儘管第三種方案的願景是美好，但實際成果使之難以納入應用。

六　邁向第四種類型：“迂回與進入”

由於分支領域型、學科本質型和二者合一型的三種歷史社會學自我意識要麼對歷史學的發展忽視或輕視，要麼在方案的可行性上難以立足。因此，歷史社會學的發展歷程呈現分歧、波折、被邊緣化等不成熟或衰退情況也在所難免。究竟什麼樣的自我意識能夠克服現存的學科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孤島隔絕化的問題呢？如上所述，在面臨“重複發明車輪”的危險下，需要重視歷史學這一交流學科的已有成果，才能讓發明不再重複，在交流之中破除已有弊端。故此，本文提出要迂回歷史學、再進入社會學，以具體作品的具體分析為中心而非以學科的單一判斷為中心，將歷史學的成果“說”給社會學學者“聽”[5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首先涉及到“什麼的”（What-）問題：何為迂回與進入？

這一學術方法戰略上也是受到了跨文化哲學家于連（François Julien）的啟發。他認為迂回與進入是“通過進入中國思想世界來走出希臘哲學王國，並通過這種‘迂回’的戰略選擇去追問歐洲理性的深處，以期‘進入’我們的理性傳統之光所沒有照亮的地方”，是“一種思想的‘換域’”，能夠使得“不言自明的選擇浮現”。[52]

由此，經由歷史學，進入社會學，將能夠反思與更新直接從社會學學科出發所被遮掩的歷史學圖景，避免由於學科沙文主義和孤島隔絕化帶來的自我中心弊端，並通過注入歷史學的新鮮生命帶至更新歷史社會學既有視角的效果，從而達至“換域”的跨學科成效。這在策略類型與其它三者的參考位置關係見下：

表2：歷史社會學的跨學科想像的四種類型

學科 / 學科	社會學	歷史學	社會學—歷史學
社會學	類型一：分支領域	進入 ↑ 迂回 類型四	
歷史學	類型二：學科本質		
社會學—歷史學			類型三：二者合一

其次涉及到“在哪的”（Where-）問題：在理論研究綱領之中展開。

相較于連建立將東西方哲學聯繫起來的比較框架，本研究支撐將歷史學帶入社會學對話的框架是“定向戰略—理論研究綱領—單位理論”的光譜上[53]：

定向戰略（orienting strategy）是後設理論的結構（metatheoretical structure）。儘管是由相互關聯的概念、目標、標準、預設以及指引所構成的系統，但其中的多數元素是非經驗的（nonempirical），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例如功能主義、衝突理論、理性選擇理論等等。理論研究綱領（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是由一些相互關聯的諸個單元理論構成，例如資源動員理論、認同理論等等。單元理論（unit theory）是一些以理論為基礎的經驗模型（theory-based empirical models），通過諸概念、諸原則將抽象結構與經驗實在關聯起來以解釋特定的確切現象。

澤爾蒂奇等人對理論劃分看似是三，實則是兩種二分法：

第一，非經驗解釋的理論（定向戰略）和經驗解釋的理論（理論研究綱領和單元理論）。這一分類意味著對於“何為理論”的紛亂定義中，是採取了解釋取向（explanation-based），而非只是從世界觀（worldview）等角度加以定義[54]。第二，實體的類型（entity-type）和關係類型（relation-type）[55]：前者包括定向戰略和單元理論，都是可以自我定義的、單數的理論，而理論研究綱領卻看似更“虛”，只是單元理論間的關係網絡。因此，理論研究綱領不是實體的綱領，而只是關係的綱領。

正因如此，相較來看，歷史學研究的歷史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不同，是具有“概念依賴的”（concept-dependent）[56] 因而儘管未必如“演繹主義”那樣“以理論為基礎的經驗模型”，但仍不可否認能夠滿足“單元理論”的要求。因此，在整個學科知識的格局中，歷史學的知識只需要在理論研究綱領層面進行關係式聯接，便可以展開對話，從而將“歷史學帶進社會學”。

最後是關於“如何的”（How-）問題：從反覆運算式策略性敘事到關係對話式再脈絡化。

斯考切波（第一種類型的代表）在批評艾布拉姆斯（第三種類型代表）的作品的時候便頗有洞見地指出：“好的歷史學應當是社會學式的，但要有直接的理論設計從而能夠開啟誠摯而充分的討論。”[57] 因此，為了將歷史學成果解讀給社會學者聽，本文提出兩個步驟：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策略性敘事（strategic narrative）。該步驟即“迂回”，重點是雙向地反復反覆運算。這是要在特定歷史學文本中不斷調整其中的經驗與概念、諸種經驗之間的相互關係，直至在“混亂的開放性”（the anomaly unfolds）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解釋和形成單元理論[58]。

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該步驟即“進入”，重點是在和社會學中已有的同類型的單元理論開展對話，並依據理論研究綱領中的幾種理論關係進行匹配，指出歷史學成果的社會學貢獻。在這步驟中，只包括由社會學家們所組成的“研究的脈絡”（the context of investigation），不再考慮依時依地的依賴性（time- and space-dependent）脈絡[59]。因此，這裡實際是將歷史學家看為行動者，其歷史學文本是閱讀歷史世界所得的解釋，是在“解釋的脈絡”（the context of explanation）[60]。

當然，本文並不是認為所有的歷史學研究都能具有社會學對話的貢獻，也不認為所有的歷史學成果都能調整出優質的單元理論。但是，一旦再脈絡化、對社會學的已有的單元理論帶來新的挑戰，那麼歷史學—社會學之間依具體作品，形成了幾種關係：詳述（elaboration）、擴散（proliferation）、變異（variation）、競爭（competition）、整合（integration）[61]：

一是詳述：儘管H（即迂回與進入的歷史學作品觀點，下同）與S（即被關聯到的社會學作品觀點，下同）共用同一個理論上的核心理念（core idea），但是H比S有更多的經驗基底（empirical grounding）；二是變異：H和S共用核心理念，但是在理論細化的時候各自以不同的機制去解釋同一經驗領域中的不同情況；三是擴散：H將S的核心理念帶到了新的領域，在不更改二者共用的核心理念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從而解釋新的經驗，如同分芽繁殖；競爭：H與S有不同的核心理念，競爭解釋同樣的經驗領域；整合：提出另一種核心理念所支撐的H_0，建立原本處於競爭或變異情況下H與S二者以各自條件化（conditioning）的方式加以整合。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因此，通過理論研究綱領的理論間關聯類型，呈現了一個動態的、累積的跨學科成果發展。如上表所示，歷史學作品及其對話的社會學作品具有豐富的直接關係，而這些關係由於解釋的經驗領域的差異，也導致對歷史學作品的進一步需求，使得後續其它歷史學作品為追求新的詳述、變異、擴散、競爭甚至整合，而帶來新一輪、更高層次的對話。

七　結論

麥克唐納在二十多年前質問歷史社會學學界——“為什麼社會學家再生產歷史學實踐的‘僵化’圖景？”[62] 進一步的追問是：如果我們接受歷史學已經受到社會科學的衝擊，我們是否應當忽視了反方向衝擊的可能？或者者：如何在歷史社會學的實踐中尊重歷史學？這種尊重正是構建新型的“想像的歷史社會學共同體”之基礎。

從既有的兩種主流類型（將歷史社會學看作社會學的分支領域，和將歷史社會學看作是社會學的學科本質）來看，背後都是立足於社會學本學科的自我中心本位，因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吊詭式想像癥結：學科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孤島隔絕主義。這兩種癥結的吊詭共存，使得歷史社會學日益成為一個封閉的學科交流社群，更傾向于引用自身傳統的作品而非來自歷史學傳統的作品，更固定且單一地看待歷史學和社會學，而不是從“形容式的歷史學”（如城市化、婦女史）等方面，具體切實地瞭解歷史學究竟在做什麼。

儘管斯坦梅茨、霍爾等學科致力於將歷史社會學看作是歷史學和社會學合二為一的後果（第三種類型），但通過分析的理論、策略、歷史的分析可知，這種“二合一”的歷史社會學想像終究過於理想，缺乏扎實的論證與實踐的指導。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為此，本文提出了迂回歷史學、進入社會學的第四種類型，瞄準了該領域的兩大難題，對話與合作。本文在最後也提出的策略性敘事、重新脈絡化與理論研究綱領的觀點，並非主張是要全盤代替現行的、經驗解釋性的歷史社會學研究，而是希望提供一種動態對話的實踐方案：

第一，在歷史社會學家堅持社會學學科位置的時候，也要同時挖掘與尊重歷史學（尤其是社會科學史學）的已有成果。

第二，在歷史社會學家像歷史學家從事一手檔案分析的時候，要同時避免“重新發明車輪”。

第三，在歷史社會學家想當然地把歷史學和社會學當成一回事的時候，努力避免靜止地思考而是要更為動態和發展地促進跨學科實踐。

第四，在歷史社會學想像自身的實踐之正當性的時候，要當從跨學科溝通與對話的角度，將歷史學的已有成果和社會學的已有主張之間建立理論研究綱領式對話，探討其中的詳述、擴散、變異、競爭或整合的可能性。

注釋

1 感謝韋岱思（Thijs Velema）、李鈞鵬老師的意見。文責自負。

2 德國、法國、英國的情況與美國不同，見 Craig Calhoun,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Britain: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1987), 615–625. George Steinmetz, “Field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Germany and France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9(2017), 477–514. 本研究對“歷史社會學的自我意識”之分析沒有直接涉及到德法甚至英國情況。若有涉及，只是以美國為接受者的角度，處理已然影響到該領域學者的相關學說。同時，20世紀30–40年代甚至直到60年代的美國，還存在將“歷史社會學”這一名詞作為進化論取向的社會學研究的代名詞：專門以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社會進化與進步的理論”、發現社會發展的起源與法則為研究內容的社會學。他們也抱怨當時主流社會學的“去歷史化”問題，見Mildred A. Schwartz,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olog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1 (1987), 1–16. 因此相較于以今薄古地批評，究竟如何因時制宜地安置這一時期的“歷史社會學”，有待再分析，這裡暫不處理。

3 Charles Tilly,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Volume 1* ed. J. D. Knottnerus and C. Prendergast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1980), 55–59. 孫宇凡，2017，〈時間、因果性與社會學想像力〉，《社會理論學報》第1期（2017），155–181。

4 “把歷史帶回來”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社會學者的宣言，例如成伯清，〈時間、敘事與想像——將歷史維度帶回社會學〉，《江海學刊》第5期（2015），100–106。周飛舟，〈論社會學研究的歷史維度——以政府行為研究為例〉，《江海學刊》第1期（2016），103–109。

5 Charles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0. Gary G. Hamilton, “The ‘New History’ in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 (1987), 89–114.

6 George Steinmetz, “A Disastrous Division; Thoughts from the Border betwee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History,” *Trajectories*: *Newsletter of the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5), 7–10.

7 Randall Collins, *Thre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7.

8 綜述可見苗延威，〈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爭議〉，《社會科學論叢》，第7期（2013），99–147。

9 Craig Calhoun, “The Rise and Domesti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305–38.

10 Craig Calhoun, “The Rise and Domesti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305–38.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Introduction: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Three Wav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2. Richard Lachmann, “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06): 339–4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11 “自我意識”一詞來自于德梅特裡和魯多梅托夫的文章的子標題《歷史社會學自我意識的誕生》（“The Birth of Historical Sociology’s Self-Consciousness”），見Chares Demetriou, and Victor Roudomet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 by Patricia Leav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3–60.

12 “分支領域域”或“分支學科”（subdiscipline）使用較為普遍，見Andrew Abbott, “History and Sociology: The Lost Synthesi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5 (1991), 201–238. George Steinmetz, “Field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Germany and France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9(2017), 477–514. 不贅。“基質”來自于艾布拉姆斯所說“歷史社會學家並不是社會學的一些特定種類，而是這個學科的基質”。“二者合一”之說，是為了兼顧社會學與歷史學合二為一、且成獨立的第三種單元的情況，見Philip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13 以“大國沙文主義”描述某一學科的專業特徵，是借用了蘇維爾對歷史學學科的批評，見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98.

14 這一詞是借用了庫瑪對歷史社會學的批評，見Krishan Kumar,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ed., Bryan S. Turn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391–408. 下文會詳述。

15 George Steinmetz, “Crit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1998):170–86. Daniel Hirschman, and Isaac Ariail Reed, “Formation Stories and Causality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32 (2014): 259–82.

16 Andrew Abbott, “From Causes to Events: Notes on Narrative Positivism”,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 (1992): 428–55. Andrew Abbott, “The Causal Devolu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7 (1998): 148–81.

17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eda Skocpol, “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56–91. William H. Sewell Jr.,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245–80.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18 John H. Goldthorpe, "The Uses of History in Sociology: 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2(1991), 211–230. Edgar Kiser,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1991), 1–30.

19 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19. Terrence McDonald, "Introduction,"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7. Terrence McDonald,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istory: The Conversations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91-118. George Steinmetz,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0 (2007), 1–12.

20 儘管已有學者從方法論角度談及此類內容，例如苗延威，〈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爭議〉，《社會科學論叢》，第7期（2013），99–147。但本文更進一步：在相關的方法論或認識論背後，是架設了怎樣的學科或跨學科想像？畢竟，不同於的學科定位預設了不同的研究策略與研究界限，進一步強化了相應的認識論或方法論。

21 George Steinmetz,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Its Critics," in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ed., Prasenjit Duara, Viren Murthy, and Andrew Sartori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4). 412–36.

22 Craig Calhoun, "The Rise and Domesti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305–38. William H. Sewell Jr.,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245–80.

23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Introduction: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Three Wav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 Elisabeth S. Clemens, "Sociology as a Histor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37 (2006), 30–40.

24 Charles Tilly,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25 Daniel Hirschman, and Isaac Ariail Reed, "Formation Stories and Causality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32 (2014): 259–82.

26 Charles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144.

27 Craig Calhoun, "The Rise and Domesti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by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305–38. Mildred A. Schwartz,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olog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1 (1987), 1–16. 鄧尼斯・史密斯，《歷史社會學的興起》，周輝榮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

28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Introduction: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Three Wav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7.

29 Damon Mayrl, and Nicholas Wilson, "What Do Historical Sociologists Do All Day?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thcoming).

30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Introduction: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Three Wav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7.

31 Damon Mayrl, and Nicholas Wilson, "What Do Historical Sociologists Do All Day?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thcoming).

32 George Steinmetz, "The Epistemological Unconscious of U.S. Soci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Post-Fordism: The Ca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Remaking Modernity*, ed.,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0. 確如斯坦梅茨所說，比較法的歷史分析並非歷史社會學所獨有，歷史學中也有但發展情況有所不同，見 Peter Burke,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Sociology", *Serendipities: Journal for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 (2016): 82–88. George Steinmetz,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Its Critics." edited by Prasenjit Duara, Viren Murthy, and Andrew Sartori, In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4), 412–36.

33 Krishan Kumar,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ed., Bryan S. Turn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405.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34 這也與歷史學家的理論意識有關，涉及到歷史學的理論使用現狀及其潛能的分析，見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ch.1.

35 Elisabeth S. Clemens, "Afterword: Logics of History? Agency, Multiplicity, and Incoherence in the Explanation of Change," 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93–516.

36 Terrence McDonald,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istory: The Conversations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02–105.

37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Introduction: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Three Wav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19. Andrew Abbott, "History and Sociology: The Lost Synthesi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5 (1991), 201–238.

38 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ch.2.William H. Sewell Jr., "AHR Forum: Crooked Lin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2008), 393–405.

39 George Steinmetz,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0 (2007), 1–12.

40 Philip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ix–x.

41 John R. Hall, "Where History and Sociology Meet: Forms of Discourse and Sociohistorical Inquiry",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 164–93.

42 George Steinmetz, "A Disastrous Division; Thoughts from the Border betwee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History", *Trajectories*: *Newsletter of the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5), 7–10. George Steinmetz,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ica* 3(2007), 1-28. George Steinmetz, "Transdisciplinarity as a Nonimperial Encounter: For an Open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91 (2007), 48–65.

43 George Steinmetz,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ica* 3(2007), 1-28.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George Steinmetz,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Its Critics", in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ed., Prasenjit Duara, Viren Murthy, and Andrew Sartori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4). 418–22.

44 George Steinmetz,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ica* 3(2007), 1–28.

45 Diamond Sigmund, "Review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by Philip Abrams", *History and Theory* 23 (1984): 379–93.

46 Peter Burke, "Review Essay: Historical Sociology [Review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by Philip Abram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1985), 905–8.

47 Harvey Graff, "The 'Problem' of Interdisciplinarity in Theory, Practice, and Histo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0 (2016), 775–803.

48 George Steinmetz, "Transdisciplinarity as a Nonimperial Encounter: For an Open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91 (2007), 48–65.

49 John R. Hall, "Where History and Sociology Meet: Forms of Discourse and Sociohistorical Inquiry",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 164–93.

50 霍爾的話語形式的秩序安排，與其說是適用於整合社會學與歷史學，倒不如說是適合整個社會科學乃至人文科學。因此，只能視為通用研究程式，本身並無學科性。

51 此前已有此種類型的嘗試，見孫宇凡，2016，〈君主與化身的奧秘：從孔飛力的《叫魂》出發〉，《社會學評論》第4期（2016），76–93。

52 於連，〈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陳彥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52期（1999），17–25。於連，〈論多元文化：語言的差異 — 思想的資源，或如何醞釀未來的對話〉，蕭盈盈譯，收錄於樂黛雲、李比雄、錢木森編，《跨文化對話 第29輯》（北京：三聯書店，2012），158。

53 Joseph Berger, David Willer, and Morris Zelditch, "Theory Programs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Sociological Theory* 23 (2005), 127–55. Joseph Berger, and Morris Zelditch, "Orienting Strategies and Theory Growth",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s: 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Theory*, ed., Joseph Berger and Morris Zelditch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54 Gabriel Abend, "The Meaning of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26(2008), 173–99.

55 Mustafa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997), 281–317.

56 George Steinmetz, "Crit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1998), 170–86.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57 Theda Skocpol, "Review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by Philip Abram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1985), 541–43.

58 Robin Stryker, "Beyond History Versus Theory Strategic Narrative and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4 (1996), 304–352.

59 Isaac Reed, "Epistemology Contextualized: Social-Scientific Knowledge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Sociological Theory* 28 (2010), 20–39.

60 Isaac Reed, "Epistemology Contextualized: Social-Scientific Knowledge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Sociological Theory* 28 (2010), 20–39.

61 David Wagner,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s." Edited by George Ritzer Ritzer.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7), 4984–5.

62 Terrence McDonald,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istory: The Conversations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Terrence J. McDonald,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04.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